

英国科学幻想小说集

飞船疑案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哈尔滨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英国科学幻想小说集共选四篇作品，均具有较强的科学性；故事情节惊险曲折，语言生动流畅，较好地刻划了不同的人物形象。其中的《劫取空中霸王》围绕未来某个时候，美英策划劫取苏联试制的最新式战斗机，以求打破苏联的空中优势，展开了幻想之翼。经过一番巧争苦斗，美英情报人员终于劫取了代号为“空中霸王”的米格—31战斗机，从而沉重地打击了苏联妄图称霸世界的扩张野心。

本书可以唤起人们的美好幻想，启迪人们的智慧，激励人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去学习、去创造。

封面、插图：张建平

飞 船 疑 案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南岗区分部街28号）

佳木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$10\frac{4}{8}$ 字数 227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2,000

书号：10217·003

定价：0.90元

目 录

绿星上的蓝花.....	约翰·基帕克斯 著 郭建中 佚 佚 译	1
一颗氢弹下落不明.....	张云皋 编译	22
飞船疑案.....	约翰·布朗纳 著 余燕学 译	45
劫取“空中霸王”.....	克雷格·托马斯 著 郭绍良 何 力 译	77

绿星上的蓝花

〔英〕约翰·基帕克斯 著

郭建中 佚 佚 译

一艘小型侦察飞船X—2在太空中摇晃，它忽儿象一个醉汉似地蹒跚着，忽而又象一匹暴怒的野马蹦跳着……

X—2是从大型宇宙飞船奥佩号上发送出的四艘小型侦察飞船之一，由于在返航途中发生了不测事故，现在，它已离开了原来的轨道，在太空中横冲直撞。

小小的座舱内，井然有序地安放各种闪闪发光的仪器。导航系统、通讯系统、控制系统都忙碌地工作着。信号灯闪烁着各种不同的光，向宇航员报告着飞船中各个机件的工作情况。

这时，身材魁伟、满脸络腮胡子的宇航员贝格正紧张地检查仪器，竭力想控制住这匹发疯似的“野马”。这个素来以沉着镇定闻名于研究院的人，现在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。他接连不断地向他的助手泰利下达着命令。

泰利英俊潇洒，风趣活泼。可现在，他没有开玩笑的闲

心了，全神贯注地迅速地执行着贝格的每一道命令。

“打开救险装置！向奥佩号呼吁，请他们及时搭救！”

泰利听到贝格简直是绝望了的命令，心都凉了。

渐渐地，飞船接近了一颗不知名的绿色的小星球。他们犹如沉溺在汪洋大海中的快要淹死的人抓到了救生圈一样，使出了浑身力量努力着，不，应该说是搏斗着，向小行星靠拢……

“砰！”突然，飞船轻轻一震，四个指示器的灯光立即改变了颜色。贝格迅速地伸手关上了一排按钮。他向后一靠，长吁一声，浑身就象散了架一样。他扭头看看他的助手，泰利的额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。此刻，泰利正闭着眼睛，喃喃地说：“谢谢上帝，我们得救了！”

“得救了？哼，早着呢！”贝格的脸色变得更阴沉了：“快！打开无线电，与奥佩号联系。”

泰利抹去了额上的汗珠，打开了一个开关，发出了讯号，在排列得十分紧密的一组仪表的上方，即小小的扩音器里立即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静电干扰声。他说：“怎么回事？我什么也听不到！”

贝格问：“你把讯号发出去没有？”

泰利按了一下按钮，立即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呼叫声。这呼叫声一遍又一遍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。

贝格焦急地说：“检查无线电！直接呼叫！”

泰利迅速检查仪器，一切正常。他操起话筒叫起来：“X——2 呼叫奥佩号！X——2 呼叫奥佩号！……”

贝格皱着眉头，全神贯注地倾听着，等待着奥佩号的回

答。可是，他们失望了。

贝格懊丧地关上了开关，指示灯跳动了一下，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。现在，飞船就象一只金属的圆筒，无声无息地停放在这颗陌生的星球上。

他们检查了蓄电池，即使一天只用二小时，也只够用一星期，舱内的食物不多，看来只够吃三天。

泰利无可奈何地摊摊手说：“看来，我们就要到下面那美丽的山谷中去寻找这第一顿饭吃了！”

贝格懊丧地挥挥手，仿佛要把这倒霉的问题赶出脑海似的，他果断地说：“下去，我们先看看这儿的环境，或许能得到什么启示。”

泰利苦笑了一下说：“但愿如此！”他们带上手枪和一些小用具，开了舱门，踏上了这片渺无人烟的土地。

小星的景色美丽极了。蔚蓝的天空清彻明朗，柔和的阳光照耀着山峦上的奇峰怪石，山脊的两侧是绿色的峡谷，树木长得郁郁葱葱，小溪水淙淙流淌。在这万籁俱寂的星球上，潺潺的流水声听起来格外清晰动人。小溪流过一片沙滩，流进了山坡下一个小小的湖泊。蓝宝石似的湖水象姑娘水汪汪的眼睛，惊疑地凝视着这两位不速之客。湖边盛开着一丛丛蓝色的小花，那么秀美，优雅。泰利禁不住弯下腰去采了一朵：“啊！多象‘毋忘我’花！”他端详着，把小花放在鼻子下嗅着，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，令人陶醉。

他们沿溪而上，来到山脚下。突然，贝格惊异地发现，岩石上有一条显然是开凿出来的壁梯！

贝格和泰利仔细观察着，壁梯上还有不少抓痕。泰利惊

讶地说：“看来附近有什么怪物猛兽！”他们抽出了手枪，小心翼翼地上上了壁梯，沿着上面的痕迹向前摸去。

不一会儿，壁梯转弯了，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约八英尺高、六英尺宽的洞穴。黑乎乎的洞口象一头怪兽张大的口，仿佛要把来者一口吞噬下去似的。

贝格轻轻地对泰利说：“不管是什么奇禽怪兽，这儿肯定是它的洞穴了！”

他俩紧紧地靠在一起，默默地观察着。贝格吃惊地说：“这洞穴也是用工具开凿出来的。什么动物竟能使用工具？”

泰利说：“走，进去看看！”

贝格一把拉住了他：“慢点儿！”他拾起一块小石子扔进洞去，拉着泰利闪到一边，屏息静气地等待着。小石子滚了一阵停下来了，接着，依然是死一般地寂静。

他们俩握着手枪，打亮了手电，蹑手蹑脚地向洞中摸去。阴暗中，只觉洞壁上的嶙峋怪石象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魔怪，向他们迎面扑来。四周静得出奇，小风飕飕地吹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，偶尔有“滴答、滴答”的滴水声。这更增添了洞中的阴森、恐怖气氛，使人心惊肉跳。

走着走着，洞穴忽然变得宽敞些了，象一个小房间。他们用手电一照，发现石室中竟然放着钢制的桌子、椅子和一些仪器。他们看出来，这是一些老式的飞船中的仪器，它们不知在这儿经历了多少磨难，因为机器的外壳上有不少创伤。倘若不是处在这样一个阴森恐怖的环境中，他们准会以为进入了一个博物馆的仓库呢！

当手电照到石室的另一角时，他们不仅倒抽了一口冷

气：一只钢制的床安放在屋角，床上是一具白骨。

贝格觉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他仿佛感到那令人战栗的骷髅正用阴森森的眼光望着他们。他仿佛听到骷髅冷笑着说：“瞧，这也就是你们的下场！”

他俩互相望了一眼，壮着胆子走到床边，仔细观察了一番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具完整的人类骨骼。看样子，这是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人。他是谁呢？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

他们正疑惑着，忽然看到在床边小钢桌上放着一束水灵灵的小蓝花。泰利立即断定，这就是刚才在湖边采的那种小花。这酷似“毋忘我”的小蓝花，对着一具毫无知觉的白骨情切切、痴迷迷地吐着幽香。是谁把它放在这儿的呢？莫非这儿还有人活着？

他们又惊恐又欢喜地在洞中搜寻着，然而，在洞中没有发现任何人生活的痕迹。

“贝格，快来看，一个本子！”泰利在一只钢箱中找到一本精心包起来的本子。

他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，看到上面依稀可辨的字迹：宙斯号，尼蒙，2827年1月。

“2827年！离现在已经三百年了！”泰利惊叫起来。

“尼蒙？尼蒙？”贝格自言自语着，思索着。突然，他一拍脑袋，说：“泰利，我们发现奇迹啦！你记得吗，航天史中记载着：2827年，举世闻名的宇航员、28岁的尼蒙博士驾着宙斯号飞船，准备把一船机器人送到格罗多斯——星系中一个小星球上，可是，飞船进入太空后，突然失去联系，从此杳无音讯，至今不知下落……”

“是的，莫非他就是尼蒙博士？”泰利又惊又喜：“那么，这就是他的日记了！”

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本子。日记上的字迹东倒西歪，仿佛出自一个垂危病人之手，再加上时间的流逝，变得模糊了，他俩努力辨认着上面的字迹……

×月×日

真是天大的不幸，飞船外部的引擎发生了爆炸事故，把飞船推离了原定的航向。接着，飞船内部的几个引擎也发生了故障。现在，我们离格罗多斯星系越来越远，看来，这茫茫的太空将是我们最后的归宿了。

突然，不知从那儿冒出了一颗绿色的小星。哦，小星啊小星，你可真是我们的救星！我和宙斯号象陨石似地向绿色的小星冲去。

我们重重地撞在一座山上，只觉得浑身一震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……

我的头象要裂开来似地疼痛，一定是撞伤了。我的口又苦又涩。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咦？是什么流进了我干裂的口中？是母亲甘美的乳汁？是清润可口的琼浆？我竭力抬起沉重的眼皮：哦，是她！是伊丽莎白！

×月×日

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地上，软

茸茸的小草象条毛毯。我的头，我的手都被精心地包扎好了，多亏伊丽莎白救了我。

我艰难地转过头来，伊丽莎白忧心忡忡地坐在我身边，两眼迷茫地盯着山脚下。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：“天哪，我的宙斯号！”我忘却了伤痛，一翻身，蹦了起来，向宙斯号冲去。

宙斯号摔得伤痕累累，它已再无修复的希望了。然而它却奇迹般地为我保留下不少仪器。我伸手抓起无线电通讯设备，急急地呼叫着。可是，除了劈劈啪啪的静电干扰声以外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，还是没有任何反响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伊丽莎白真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她默默地拿起测定仪器，工作起来。三小时过去了，她满脸绝望地拿着电离层测定器回来了；据测定，这个绿色小星的电离层极厚，一般飞船中小功率的无线电发出的讯号是根本无法穿透的。我们唯一的一台强频率定向无线电又坏得不堪收拾。看来，我们陷入绝境了。小星啊小星，看来你并不是我们的救星，而是一座天牢。

×月×日

这下我们真的成了太空中的鲁滨逊了！伊丽莎白不声不响地在山坡上开好了洞穴，我住大洞，她住小洞，还有一个储藏室。她把宙斯号上能用的东西都搬了进来。我们有了一个家了，一个简陋然而温暖的家。我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伊丽莎白呢？是仆人吗？不，她是我生

死与共的伙伴，没有她的抢救，我大概已和宙斯号同归于尽了吧？

在我受伤以后，她完全代替了我的工作。现在，她已测量计算出来，这颗小行星上的一天有二十五个小时；星球轴倾斜度小得可忽略不计；有二个“月亮”，还有许多许多有关小行星的数据……伊丽莎白简直是个科学家呢！

×月×日

我们的食物已经吃完了。饿得两眼发花。绿色小星上的水是纯净的，可是总不能整天喝水呀！

真是祸不单行，我的伤口感染了，疼痛难忍，几乎天天躺在洞中。

伊丽莎白悄然无声地忙碌着。中午，她给我端来了一盘从未见过的食物，伊丽莎白把它切成簿簿的一片片，放在我口中，吃起来很象土豆的味道。

我狼吞虎咽地嚼着，问：“伊丽莎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说：“我在山脚下挖来的，它开着漂亮的小花。这是它的块根，我化验了，它没有毒。”

说着，伊丽莎白递过一束蓝色的小花来。哦，多美丽的小花，它多象我心爱的家乡的“毋忘我”花！我的家乡的“毋忘我”花是举世闻名的，它能使你想到湛蓝的大海、蔚蓝的天空、爱人蓝宝石似的眼睛……现在，在这渺茫的太空中，我似乎又看到了它。小蓝花引起了我无

限的思念：大地，我的母亲，我还能回到你的怀抱吗？

我深情地把小花放在小钢桌上，香甜地吞下最后一块“土豆”。伊丽莎白见我吃得津津有味，满足地笑了。

×月×日

她真是会观察人的姑娘。从那天起，我的床边天天都有一束我喜爱的小蓝花。这绿星上的蓝花，我们叫它“太空中的毋忘我”。每当我思念着大地、亲人时，它总是静静地伴着我，幽幽地吐着清香，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。

除了照料我，伊丽莎白整天呆在她的小洞中，不知在干什么？我问了多次，才知道她还在修理定向无线电。唉，快摔成一堆废铁了，能修好吗？可是，我不愿扫她的兴。我知道她是为了什么。

×月×日

伊丽莎白的眼睛比她的嘴更会说话，所以，我极少听到她的声音。

这儿是多么寂寞啊！四周是那么静，没有人类的生息，没有机器的轰鸣，没有动物的活动，没有……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简直要使人发疯！

忽然，我的耳边飘来了轻柔的歌声：

你在哪里呀，蓝色的眼睛？

你在哪里呀，美丽的家乡？

……

哦，这是我最喜爱的家乡小曲，她从哪儿学来的？莫非她留意于我平日随意的哼唱？

这优美动人的歌声，从伊丽莎白的小洞里传来，象无意又象有意地送到我的耳边。我听着听着，渐渐忘记了忧伤，忘记了疼痛，忘记了寂寞。

哦，伊丽莎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美妙的歌声！

×月×日

我的身体已虚弱不堪，伤势越来越重，经常昏迷不醒，因为没有任何药物治疗。

伊丽莎白忧伤地流泪。她没日没夜地在修理定向无线电。我知道，为了挽救我的生命，她希望能和外界取得联系，可是，从她绝望的脸上，我知道她未能征服她的对手。

在这远离地球的不知名的小行星上，只有我和伊丽莎白相依为命。她忘我地照料着我，体贴、关心，多象一个温柔的妻子！

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：她那瀑布似的金色的头发，她那流波闪闪的大眼睛，她那婀娜的身影……

哦，伊丽莎白，我的天使，倘若你真是……那该多好！

×月×日

伊丽莎白高兴极了，她告诉我，定向无线电快修复了。

可是，我能等到这一天吗？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的生命之泉已经枯竭，我将永远安息在这绿色的小星上。然而，我是多么思念我的故乡啊！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伊丽莎白一起去采摘家乡娇美的毋忘我花啊！

我昏昏沉沉地睡去，仿佛到了我可爱的家乡，见到了我慈爱的母亲，我捧着母亲的手，亲吻着，狂热地亲吻着。

是谁在抽泣？哦，母亲，你远方的儿子归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哭呀？

我睁开眼，原来我握着的是伊丽莎白温暖柔软的小手，她正伤心地哭着，泪水湿透了她的衣襟。

见我又睁开了眼，他又惊又喜，破涕为笑，她羞涩地抽出了手，一旋身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她为我送来了一大束太空毋忘我花……

……

……

日记还有几页，但字迹更歪斜、模糊，已经无法辨认了。看来，这是尼蒙博士的临终遗言，可惜贝格和泰利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了。

他们合上日记，一个疑问同时跳了出来：伊丽莎白呢？她不可能生活三百年，倘若她也长眠了，那么她的骨骼呢？

他们谁也没说话，沉思着。不知不觉中，天色渐渐暗下来了。小星披上了朦胧的晚礼服，山峰已变成了灰暗的剪影。

夜色降临，贝格觉得山洞中的气氛似乎更阴森了。他拉

拉泰利、不安地说：“我们快回飞船去吧，再晚了，我们会迷路的。”

“好！”泰利象包扎宝贝一般地把日记本包好，装进衣袋。

他们走下山坡，一直来到湖边的沙滩。

“那位尼蒙博士不知在这儿住了多久？”贝格边走边说。

“他能在这儿活下来，我们也能活下来。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有感情了！”

“你能乐天安命，我真不胜高兴。看来，我们得永远呆在这儿了。明天，我们还得去找另一具骨骼。”贝格苦笑着说。

“另一具骨骼？”

“是的，伊丽莎白的骨骼。趁我们还能动弹，我们为他俩尽点最后的义务，埋葬他们。你说好吗？”

“好——”泰利的话还没说完，突然顿住了，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沙滩。接着，又慢慢地蹲下身去，仔细地辨认着沙滩上的一个痕迹。贝格惊疑地跟着蹲了下来。

“人的足迹！”

他俩目瞪口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惶恐不安。

这两个足印很小，看样子象个女人的脚印，可是这个脚印很深，女人是不会有那么重的。更使人疑惑不解的是，除此之外，附近再也没有第三个脚印了。

贝格沉思片刻说：“看来这家伙在岩石上跳来跳去，而这里两块岩石之间相距甚远，所以只好跳在沙滩上了。你说对吗？”

泰利不自觉地把手按到手枪上，说：“这个家伙也许会来

拜访我们吧？”

这样一说，两人好象觉得附近已有什么怪物躲在阴影中窥探着他们了。他俩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噤，立起身来，赶紧向飞船停落的地方奔去。

夜是漫长的，苦恼人的夜更是漫长。对于两个关在十分狭小的飞船中停落在陌生的星球上的人来说，这绿色小星上的一夜，更是长得简直无法忍受。他们谁也没有合眼。山洞、白骨、鲜花、日记、脚印，走马灯似地映现在他们的脑海中。

他们几乎是欢呼着迎来了曙光。两人草草地吃了早餐，迫不及待地向沙滩走去：谁都知道，沙滩上是否又增添了新的足迹？

沙滩上，除了他们的足迹，依然只有那两个神秘的脚印。或许这也是历史的遗迹，它能保留三百年？实在令人不能置信。

“泰利，昨天没来得及到小洞中去看看，说不定伊丽莎白就安息在她的小床上呢！”

他们边说边走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山洞中。山洞里静悄悄的，什么声响也没有。昨晚他俩翻动过的东西依然放在老地方。

贝格和泰利望了望与这间石室相连接的内室，准备进去搜寻一番。

他们正要迈步，突然，泰利紧张万分地抓住了贝格：“贝格，你听！”

从幽暗的内室中传出了一阵呱嗒呱嗒的声响。一会儿，

这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仿佛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沉重的步子。

贝格和泰利紧张得连气也喘不出来了。他们紧紧握着手枪，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，屏声息气地注视着。

呱嗒——呱嗒——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贝格的手心都冒出汗来了，泰利紧紧挨着他，鼻子微微地颤抖。

呱嗒——呱嗒，朦胧中，他们看见一个苗条的身影走了进来。那身影走到尼蒙博士的床边，跪下了。

一会儿，他们听到了喃喃的说话声：“尼蒙，我的尼蒙，我给你送毋忘我花来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我的尼蒙，我多么恨自己的无能啊，倘若我能早一点修好定向无线电，或许你能得救的。可是，迟了，你永远永远安睡在这儿了。我不能抛开你回到地球上去，我宁愿留在这儿，永远永远地陪伴着你，为你送上一束太空毋忘我花……”

“是伊丽莎白！”听到这儿，贝格和泰利几乎同时肯定这个人影是伊丽莎白。可是，他们又马上否定了，谁都知道，人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更何况在这样一颗与世隔绝的绿星上！

她究竟是谁？贝格和泰利不约而同地打开了手电，手电光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她泪痕满面地伏在尼蒙博士床边。她和尼蒙博士日记中描述的一模一样：金色的卷发、迷人的双眼、秀丽的身材……

贝格和泰利惊讶得张大了嘴。是鬼魂？是幽灵？不，分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！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姑娘被突如其来的光亮吓住了，她惊慌失措地站起来，四下张望着，寻找着光亮的来源。